



网络文学 游走在妖魔化与神化之间

□ 张 忱

7 星期话题

- 每天更新 3000 字绝非易事，网络写手们靠什么保持旺盛的写作热情？
- 网文已不光是文字的游戏，与其他娱乐方式的融合能否为其增加更多点击率？
- 读者的跟贴会干预写作吗？网络作家需要坚守写文的初衷吗？

3月底，著名网络作家南派三叔的一条微博引发了众多读者的关注：“实在扛不住了，以后不再进行任何文学创作活动。”

作为创作了《盗墓笔记》等探险类畅销书的“80后”作者，南派三叔曾以1580万元的版税收入，在2011 第六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位列第二名。他的封笔，引发了人们对网络作家工作和生活状态的关注：南派三叔“扛不住了”，其余的作者过得怎么样？

□ 压力何在

耐人寻味的是，在宣布封笔两周后的4月9日，南派三叔在与复旦大学学生交流时表示，写作本身是件快乐的事情，而商业写作让他痛苦。南派三叔的“痛并快乐着”，是否是网络作家的共同状态呢？网络写作，到底给作家带来了怎样的压力？

在网络文学圈子里，一向以速度为王道。只有保持足够的小说更新速度（每天3000到10000字不等），读者才能保持阅读惯性。长期的高速写作，对作家脑力和体力都是一种考验。除此之外，付费阅读的多寡，网络游戏的渗透，读者的实时反馈，也在对网络作家的创作产生着影响。在获得数百万元、上千万元收入的同时，顶尖的网络作家

们也承受着来自各方的压力。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对网络文学的热爱，是支撑作家们写作的一大力量。“做任何工作，只要想做好，都不会轻松。”网络作家骷髅精灵说，一直以来，他都酷爱玄幻小说，他觉得自己就是为了玄幻小说而生的。

单是热情不足以维持每天大量的写作。为了能够完成更新任务，骷髅精灵、跳舞、血红、唐家三少等“白金级”网络作家大都有相对严格的工作计划：每天打字大约2至4小时，更新3000到10000字，每周工作5天左右。其余的时间则用来构思和休息。网络作家跳舞说，虽然每天都要更新，但不是说每天都要钉在电脑前不能离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其实，这个职业挺正常的，没有必要把写作的痛苦妖魔化。“我很喜欢写作的过程，从来没有把写作当做压力。”网络作家血红说。

如今，网络文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固定的圈子。在圈子之内，拥趸以小说为人生圭臬，以作者为文坛“大神”。而在圈子之外，网络文学则被视为文坛怪象，甚至被斥为“垃圾”。而网络文学的真实状态，则处于妖魔化与神化的中间状态，更像是一群普通人每天正常工作，满足另一群人的普通阅读需要。

□ 游戏渗入创作

对于很多爱好者来说，每天“追”网络文学更新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经过多年的发展，网络文学的作家群已经达到了百万级别，他们每天都会创作出动辄上亿字的新作。但在很多学界评论者的眼中，由于过于注重速度，网络作家的创作良莠不齐，甚至随着网络游戏的盛行，网络文学已开始沦为游戏脚本。

对于大部分的网络作家来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目的只有一个：让读者满意。血红说，现在网络文学的主要类型，比如说仙侠、玄幻、穿越，就决定了娱乐是网络文学最重要的属性。让读者喜欢我们的书，就是我们最大的成功。跳舞对记者说，网络文

学是一种大众文化娱乐，我们做的是文化娱乐商品，能满足目标受众的需求就可以了。如果拿电影来类比的话，我们就是做商业电影的，不是每部电影都是奔着拿奖的，我们奔的是票房，就这么简单。

近几年，随着《鬼吹灯》、《盘龙》、《斗罗大陆》等越来越多的网络小说被改编成网络游戏，网络作家也开始更多地参与到了网络游戏的制作过程。搁笔之后，南派三叔依然担任某网游的剧情创意总监。跳舞和骷髅精灵则在写作的同时担任策划总监，亲身参与了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游戏的过程。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教授黄发有认为，在娱乐风尚的席卷之下，更多的作家开始参与游戏改编，网络类型小说的游戏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网络类型小说在人物关系、情节、形式、结构等方面，都呈现出模仿网络游戏尤其是多人角色扮演游戏的趋向。“幻”、“侠”类小说的写作逐渐向网络游戏的脚本靠拢。

针对这一问题，网络作家们有着不同的看法。跳舞说，网络游戏无法与网络文学完全剥离开，在做好自己的小说的同时，把目标群体瞄得准一点，没什么不好的。但我会把游戏对写作的影响把握在一个尺度之内。骷髅精灵说，小说创作好之后，才会进行适当的情节提取和改编。若是颠倒了，只会本末倒置，不但书没意思，游戏也会缺乏活力。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网络文学属于通俗文学范畴，就像明清时期的才子佳人小说，或晚近的武俠言情小说，也许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高，但满足了大量读者的阅读需要，不宜单以传统的文学价值标准来衡量网络小说。

□ 听读者的还是听作者的

在网络文学中，付费阅读和网络互动大大提升了读者的话语权。读者的付费阅读数量直接影响到作者的收入，读者在网络上发表的评论则直接关系到作品的热度。天涯社区总编辑胡彬曾说，读者会不断给你提建议，甚至干预你的写作。比如，有个

人物他很喜欢，但是他预感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这个人物身上，他就会跳出来警告你不要把这个人写死了，否则他就跟你没完。

黄发有认为，读者的追捧是网络写作的外在动力，在高度的竞争中，为了不让自己的作品寂寂无闻，作者也容易被牵着鼻子走，谋篇布局、文字风格甚至都受到干扰，个人化的创作会沦为集体经验的表达。

在实际的互动中，动辄百万计的读者会提出海量的意见，众口难调，作者必须在读者群体和自我的愿望中做出选择。血红表示，写书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如果绝大部分的读者对于某一段情节或者某个人物的戏份有着非常强烈的怨念的话，才会根据读者的要求进行调整。跳舞说，以前我的小说主角都是偶像式的，但我觉得如果再写下去读者就会觉得俗了。所以我把现在写的《天骄无双》的主角变成草根，让读者有代入感。

不少网络作家表示，读者的反馈的确需要重视，但作家会有自己的底线和坚持。跳舞对记者说，读者反馈就像票房，如果某段时间变化得很明显，每个作家都会想，是哪些地方没有写好，还是读者的口味提高了？在这个圈子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顶多一两年就会被淘汰掉了。但写了大约10年之后，有了品牌，对读者喜好更有把握，再看这些反馈就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骷髅精灵表示，如果订阅数下降，会有所关注。订阅数起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创作长篇小说，要有耐性和坚持。

无论被视作时下流行的通俗文学样式，抑或一种大众文化娱乐产品，网络文学都需要一种不同于以往严肃文学的评价标准，需要外界更加包容的眼光。随着“全版权运营”模式的逐渐成熟，以及游戏与文学、读者与作者的互动更加深入，为数众多的网络文学作家正在探索新的创作之路。也许在若干年后，网络文学领域也会诞生《魔戒》、《哈利·波特》一类作品。网络作家唐家三少说，通俗文学在任何国家都是少不了的，中国为什么不能有J·K·罗琳呢？



戏里 戏外 皆闹剧

□ 章木扬

4月11日，《被解救的姜戈》如约而至。但是，它只待了几分钟。观看首场放映的观众表示，自己刚看了大约一分钟，电影就戛然而止。影院随后解释说，接到通知，《被解救的姜戈》因技术问题即日起在内地暂停上映。作为公认的“大尺度”电影，该片的引进曾让不少影迷充满期待。这场“临时停排”的闹剧，不仅让影迷们大失所望，也引发了更多关于影片分级制度的讨论。有网友评论说，来了又撤，令人迷惑。如果说是因为剧中血腥镜头太多，不符合要求，那么，电视里的各种血肉横飞的“抗日剧”是不是也该砍掉？

《被解救的姜戈》的闹剧在戏外，《厨子戏子痞子》的闹剧则在电影里一以贯之。宁财神评论此片“难看、做作而且无趣”，还在圈内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口水战。电影中人物众多，跑龙套的也不少，那3个侦探队员就像《一代宗师》里的张震和小沈阳，直接砍掉完全无碍。故事每到转折处，则完全借力于靠厨戏痞“神奇四侠”加“007”的个人能力推动情节，足以让人频频走神出戏。而张涵予端着转管机枪扫倒成群日军的戏，则俨然让笔者在进溅的弹壳里看到了《终结者2》里的施瓦辛格。

在这样的一场闹剧里，《厨子戏子痞子》还直接用台词展现了对票房的赤裸追求：“戏好是需要票房的。”现在看，票房倒是不错，上映11天就超过2亿元。可买票进场的观众看完完全片才发现，原本期待的“三位影帝的一场大戏”，其实只是“三个男人的一个游戏”，开头留下的若干悬念，到头来也还是悬念。真令人怀疑这部用60多天拍完的电影，仅是一个无剧本的即兴之作。商业片以票房为旨归本无可非议，缺少内涵也算不上硬伤，可无论如何，制作方至少要给观众一个完整合理的抗日故事吧。

如果非要要说这戏给人留下了些许印象，就只有黄渤等3位的搞怪整蛊、癫狂耍宝和“唱念做打”了。如今的黄渤可谓吸金能力超强，从《泰囧》、《101次求婚》到《西游降魔篇》，黄渤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一线地位，甩脱了当年在疯狂系列和《斗牛》里的黑马形象。人红了，连旧作也跟着沾光。本周，全国的观众在电视上看到了黄渤8年前出演的电视剧《生存之民工》。在此之前，该剧从未得到过在全国播出的机会。上星之前，制作方还重新剪辑了这部旧作，突出了黄渤的戏份。

老戏新播，观众又看到了标准的黄渤：讲地道青岛话、表演真实自然的普通青年，这也是他虽然长相平平，却能从一众偶像派中脱颖而出，形成票房号召力的原因。相比之下，他在《厨子戏子痞子》里搔首弄姿、卖笑耍乖、大跳艳舞的表现不能说不卖力，可就是失了本色，实难让人认同和接受。

做演员和做电影，还得老老实实地琢磨自己的那点真东西，其他的都只能作陪衬。不管是人气偶像还是当红影帝，凑在一起胡闹一次可以，可若总想投机取巧，靠拼贴的情节、混乱的故事和癫狂过火的表演来博票房，次数多了观众可就不买账了。说不准哪天不用临时停排，观众看上几分钟就拂袖而去了。

《周末》执行主编 姜 范

编辑 张济和 何东宪

梁 婧 李 丹 敖 蓉

邮 箱 jrbzmzk@163.com

博物馆之旅



“嗡嗡，嗡嗡，嗡嗡……”寻着响声穿过熙熙攘攘的北京报国寺文化市场，终于找到了这声响的来源。在报国寺附近的一个小广场上，一位老人两只手臂上下抖动，时而提拉，时而抖抛，一个彩色的小物件儿上下翻飞，同时发出这

“抖”出来的文化

□ 李盛丹歌

悦耳的响声。仔细一看，这广场名为“空竹缘”，是京城空竹爱好者互相切磋、研习技艺的地方。而广场旁边整洁干净的小四合院儿，就是笔者一路找寻的北京空竹博物馆了。

青砖灰瓦、朱漆门窗，俨然一户老北京人家的样子。一进四合院，迎面一座雕花影壁上儿童玩空竹的图案栩栩如生。空竹是一种由竹木制成，用线绳抖动使其飞速旋转而发出声响的玩具。抖空竹是在北京流传已久的民俗，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叫它“空钟”，天津人称其“空葫芦”，湖南叫作“天雷公”，台湾则叫作“扯铃”。四合院的上房是综合展览大厅，从历史、工艺、技法3个方面展示空竹的发展演变历程，空竹技艺制作的流变，以及抖空竹的各种花样。

在众多藏品中，有一大一小两件空竹，虽然看上去有些破旧，却是“镇馆之宝”，它们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玩物，原件藏于故宫博物院。这里展出的则是空竹制作大师张国良完成的复制品，其褪色程度、破损位置都与原件极为相近，几乎可以乱真。

过去的空竹艺人都是在庙会上市摆地摊、单打独斗。如今，空竹博物馆让喜欢抖空竹的人找到了“家”的感觉。为此，空竹技艺国家级传承人、空竹博物馆馆长李连元捐出

了自己的“传家宝”：一个用金布包裹、存放在密封瓶子里的空竹，这是一位张姓空竹艺人送给李连元的奶奶的。馆内收藏的458件空竹实物藏品，主要来自于全国各地空竹爱好者的捐赠，有的甚至不远万里从海外流传至此，种类从单轮空竹、双轮空竹到异型空竹，应有尽有。

竹木空竹制作工艺与传统竹木工艺有密切的联系。传统竹木空竹皆为手工制作，工艺十分复杂，包括截板、锯竹筒、内粘、外粘、磨口、装饰等17道工序，再加上抖竿、抖线的制作选取，一套完整的空竹才算制作完成。每一道工序都要精工细作，这样才能保证空竹既有整体的外观美感，又能适用、耐用和发声。加工一个空竹需耗时5天左右。空竹自身有宽口、窄口，所以发出的声音有高有低，寓意和谐。李连元笑着说，“自从大家都参与到抖空竹的行列里来，邻里的关系就更好了”。

馆内最大的展品是一件直径1.5米、重60多斤的空竹，曾经在上海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时被成功地抖动起来，成为世界上可以抖动的最大空竹。在这个最大的空竹旁边，有一个小如纽扣的微型空竹，直径大约1厘米左右。

“现在，抖空竹已经是很多学校的课程之一了，很多小学生周末都会来学习。只有这样，老北京的文化才得以传承。”说着，李连元随手拿起一个空竹，熟练地表演起来。